

开淳边陲的“金銮殿”

留如藩

闻悉,位于我县塘坞交界的淳安县宋村有座古代“金銮殿”。近年,在新农村建设中,经修复蔚为大观,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会同祖孙一行五人驱车前往。

车开出开化县城,往北沿衢黄高速行驶,在霞山右转经杨和直奔塘坞方向,约一个小时越过衢州市至杭州市界牌。刚转过一道山弯,便瞧见前方山脚下高耸屹立的建筑物,小外孙甘甘视觉敏锐,喜形于色地高喊:“到了!到了!”

我们在一排浮光掠影庙宇前广场下车。广场约1300余平方米,全由清一色大理石铺成,四周栽种着各种观赏花木,中设花坛。入口处立着一块长方形石碑,上刻“大夫家庙”字样,两侧排列着六对石质旗杆墩,彰显出这里古代“官宦名臣、世科甲第”的荣耀。驻足四望,整座庙宇周围高墙壁立,白墙黑瓦,华丽优雅。拔地而起的马头墙,耸立高空,砖木雕刻的飞檐翘角精巧别致,28只铜铃闪闪发光,风摇铜铃,叮当作响,悦耳动听。踏上横亘在山门前石块嵌砌的“金水桥”,桥上石缝间,虽杂草丛生,但桥下流水潺潺,别有一番山乡气息。跨过石桥,移步在整齐结实的二十四级台阶上,呈现在面前的是一大二小三井用砖块垒起的古色古香的山门,门楼上写着“大夫家庙”四字,左右分别是对称的“显章”“扬名”四字,呈现出昔日的肃穆、庄严。跨过特制的高高木门槛,进入正堂,正面有钦赐“恩荣”盘龙竖立牌匾,下悬“萝蔓世家”四个金字横额,左右两厢横梁上高悬“进士”“文魁”等匾额。大厅墙上,张贴着几幅从谱牒上复制下来的图像及庙宇的平面结构图。除正中框内的“尊祖敬宗收族”六个字还隐约可辨,其它原文因年代久远,字迹难以辨认。转眼浏览厅堂,厅堂前有长形天井,祠庙横跨七间,深约十余米,中有粗大硬木柱头共40根,竖立在八角形石雕柱础上,顶端栋梁,檩条横七竖八连接,雀替、倒挂狮装饰,坚固美观。探视通往后院小门,门外则是一堵围墙,隔绝了下层两块长方形空旷的古代建筑遗址。

在环顾整座建筑时,虽感气度不凡、壮观秀丽,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这幢庙宇为什么号称“金銮殿”?正陷入沉思时,忽见左侧墙上,有红纸衬托的一张“祠堂文化”简解,文中记

人文撷英

载着:“余汝南,原遂安县十都宋京村人,明嘉靖二年(1523年)出生,字时用,号行八。他体格壮实,魁梧奇伟,力大无穷,气度不凡,行侠仗义,生性刚强,一旦有匪患歹徒进犯作乱,就率众前往捍卫,由此声名大振,众口一词,皆称他为‘八大王’。”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东夷倭寇,对江、浙、皖、闽等沿海地区大举进犯,时任浙江总制胡宗宪统领戚家军抗倭,得悉遂安十都宋京村有“行八”其人,勇猛过人,便下檄文到遂安招募,聘任其为千兵总领,授盔甲将服,率领千兵奔赴战场,“行八”智勇双全,奋起杀敌,屡战屡胜,建立奇功,誉满军中。后余汝南在抗倭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胡统领奏报朝廷,朝廷赏赐金银财宝,安排其回故里调养。时值余汝南父亲余良臣在村里倡建宗祠,资金匮乏,余汝南见状,慷慨解囊将钦赐金银财宝献出予以资助。历经七载建成,整座庙宇楼阁重重,巍峨壮观、光彩夺目,钦赐匾为:“大夫家庙”,盛宴庆贺。时“八大王”因伤势过重逝世,终年四十八岁。后人为纪念“八大王”,遂将“大夫家庙”传颂为“金銮殿”延至今日。

走出“大夫家庙”,在门前遇到一位戴红袖套的管理人员,我心直口快地问:“庙后空旷遗址,为什么不继续修建庙宇?”他答:“上级已拨下部分资金,经设计资金还有缺口,还需续报预算!”我又说:“开化有个宋村村名,你这里怎么又有一个称‘宋村’村庄?”他笑笑解释道,我们这个村的人都姓余,古代称宋京村。传说很早以前,开化、遂安(即淳安)两县县太爷,同时到这里察看地形,两个县太爷站在交界处争论不休,开化的县太爷说,从河流“塘溪”名称和地势看,这个地方应归开化县管辖,不应归遂安县范围。遂安县县太爷说,这村村民语言,是遂安方言,这条河虽称塘溪,但源头在遂安境内,属遂安县管辖理所当然。正争论不休时,山神担心,因争执县界,会影响两县和睦,就从山上推下一大块巨石滚落至山脚下余村村口,于是两位县太爷以巨石为准,分开化、遂安两县为界。开化县县太爷,顺水推舟说:“好!好!好!就送你一个村!”因“送”与“宋”谐音,从此,遂安县也就有了“送村”,后来,余家村民感到“送村”难听,就将“送”字改“宋”字,并在“宋”字后再加上“京”字,改名“宋京村”,俗称“宋村”。

肩挑走路交公粮

毛宗兵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饮水思源、忆苦思甜,往事在每个人心中总是历历在目,令人哭又令人笑,让人激动得思绪万千,难以忘掉过去的瞬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农村的农民生活发生了“质”的飞跃,回想起这70多年,我觉得交公粮这一往事的话题,更能体现农村农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以及国家的繁荣富强。

对于我们这些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农村人都有交过公粮余粮的经历,不过基本上都是上门收购的。

听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讲,在以前集体化时期,交公粮,全靠肩挑走路。每次,交公粮都要挑一百多斤的担子,走六七十里路到开化县密赛村。有的年纪轻的村民,走路挑担都挑哭了,年长的草鞋都磨破了。每次一来一回,一天忙到晚,不是脚底走出了血泡,就是肩上挑破了皮。后来,又把公余粮挑到马金镇姚家村荷花塘的祠堂,从瑶坑村出发,有近20里路。交公粮越来越多,村民挑公粮的次数也多起来,有的村民饿了,干脆从肩挑着的箩筐里抓一把玉米,咀嚼充饥,也要坚持把公余粮挑到指定地点。之后,村民们又匆匆返回,赶到田地里掰一担玉米棒挑到生产队里,才能回家歇工。晚上,喝一点白米稀粥,算是丰盛的晚餐了。有的村民舍不得吃,留着带回家分给孩子们吃。力气小、成

份差的农户,一天忙到晚,还没有十分工。那时,十分工,还是五六毛钱,最多年份,十分工还是一块钱左右。家里小孩多的或身体生病的、劳力少的农户,年年还是“欠支户”。后来,又走路挑到马金镇(原马金区)粮站。走路肩挑交公余粮一直持续到“分单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就是改革开放后,国家政策发生变化,打破了吃“大锅饭”的习惯,打破了“三天不开会,变成旧社会”的恶习。从计划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人们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粮管所自动上门收购,过了没几年,又免交余粮,交公粮用“代金”。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出来后,取消了粮食收购任务,农民从此不需要交公粮了,2006年农业税被废止。

如今,可好啦!农民种田再也不交公余粮了。以前,挑这里挑那里,走路肩挑。现在叫人走路也畏惧,就是付钱给他,懒得烦,更别说走路还挑重担了。种稻谷、种油菜、种玉米,不仅种子有补贴费,种田还有补助费,国家对种粮大户还有奖励费,农民可高兴了。许多村民都高兴地说:“免交公粮就是免交皇粮。”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朝代有这样的优惠政策,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为民着想,体贴农民,重视三农。

交公粮已成为一个渐行渐远的故事。



开化城区风光 宋佳男 摄

落叶

王芳仙

光阴敲打着秋季的大门
一窗沧海桑田 一门心事和着岁月
一片落叶,一辈子

留下身体最后的余温
把这一年的记忆燃烧 成灰了
也不能熄灭这一季的缘

随着一阵清风,翻滚
有时叶脉朝天,流淌着忧伤
割舍的疼痛,淡薄 这一季的黄昏
如果我是其中一片落叶
努力撑着往事到天明

生死路上 执念于冬天的承诺
如果看见天空的边角
不要在岁月的挽留 可以闭上眼睛
即便听见了他的呼唤 哪怕泛起所有的红颜

哪一天,你的头着了地
这一世红尘就被燃起

扛起一个沉重的秋季 要痛饮多少日夜
一张落叶 要流浪多少天 才能看见根的尽头

老照片 旧时光

——读10月12日《今日开化》
四版张伦老照片有感

张蓓

在没有数字影像的年代
时间的流逝 最后
都封存在一帧帧深情的老照片里
时光荏苒
它让我们的记忆再次鲜活

一张张载满旧时光的老照片
它是山川河流的记忆
亦是时光的标本

每一帧泛黄的老照片背后
都承载着一段生活的记忆
一段历史的变迁
一段发展的历程

这是开化脚步
亦是开化发展的踪影……